普門

林琼姿隨緣濟衆　鄭湧叡積沙成塔

張廖千瑩建院十萬善款

張廖千瑩女士寄來十萬元善款，襄贊建院基金，其中九萬元以全家之名義，捐贈六張病床，另以張機械工廠之名捐贈一萬元。

「慈濟」是由多人的愛心共同滙聚凝結而成的。張大德一家本是樂善好施之家，今年七月，適逢張女士夫妻接掌其公公事業的週年，這一年中，張先生經營的鐵工廠尚稱順利，也略有盈餘，張大德伉儷遂從中提撥十萬元，捐贈建院基金。其中六張病床分別以其公公張飛梅，婆婆張劉玉妹，夫張慶華、本人張廖千瑩、子張志褘、女張乃文之名義捐助，並以此功德迴向全家身體健康，事業如意、福慧雙修。張女士特恭祝師父法體安康，美德懿行得到更多人的響應。

鄭湧叡小弟獎學金建院

潮州的鄭湧叡小弟弟劃撥三千七百七十元至本會，此善款乃鄭小弟平時儲存的「獎學金」，鄭小弟每次在學校考試得滿分或是作業得甲上上，其母親便送給他十元做爲獎勵，雖然爲數不多，但是卻代表父母最深切的愛心與關心。鄭小弟健康活潑，品學兼優，更在父母愛心的薰陶化育中，培養了一顆純潔的善心。

如今鄭小弟弟的撲滿裝滿了他純眞無邪的愛心，獻給師父建醫院，願能使「慈院」救治更多的病苦衆生，本會感謝鄭小弟的善行義舉，祝福他有個充實愉快的假期，並繼續努力用功讀書，學業進步，全家平安幸福。

貧民自立吳清連成會員

「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吳清連先生是一位值得我們欽佩讚揚的模範人物。這位吳居士，原是台東一位貧民，自從聽了師父的開示及濟助達四個月之久，接受本會的邱耀民居士的熱心引導，頓然醒悟人生短暫，惟有發揮生命的功能，才能使人生過得有意義、有價值。

吳居士半身不遂，而妻子又棄他離家，所以自暴自棄，並懷恨在心。如今他已悟到恩恩怨怨永無寧息之日，於是解開心中千萬結，樂得自在逍遙，不僅不再接受濟助，自本月起還加入邱耀民委員部份的會員，每月捐善款兩百元。

黃美智發願每年十萬元

台北靜施委員的會員黃美智大德，宿具善緣，自從知悉師父的悲願大行後，便熱心襄贊建院，去年開幕之前，她已捐助三十萬元。去年的八月十七日，黃大德特地親臨花蓮，目睹「慈院」的巍峩外觀及齊全的設備後，當日眞是百感交集，毅然發大心、立大願，每年認捐十萬元，開幕之日，她圓滿首款十萬元。今年七月六日再度親臨本會，捐第二個十萬元，另隨喜一萬元濟貧。

黃大德的夫婿從事建築業，子女個個優秀能幹，其女兒廖曉芳（二十多歲），宿具善緣，此次與母親同來本會，亦發大心贊助十萬元護院基金，以及兩萬元善款救濟貧民。

佛經云：「有種善因，定得善果，有種念佛之因，定有成佛之果。」無願無求發心行善，則無業不消，無福不至。黃大德護持慈濟一片深心，盡己之力行善利衆，經其向家人親友殷切解說「慈濟」利生濟世大業，以及師父廣度衆生之悲智願行後，其愛女廖小姐深受感動，發心捐善款。黃大德母女勇猛精進的菩薩心及盛情義舉，予以本會莫大的鼓勵，本會謹致由衷謝忱，並祝福闔家功德圓滿、福慧雙修。

吳輝煌捐十萬建紀念堂

花蓮的吳聰波、黃淑嬌夫婦，轉來一筆吳輝煌大德的十萬元，作爲紀念堂之基金。吳大德與吳氏夫婦因緣殊勝，聽聞師父的悲願弘深，深受師父悲憫衆生的偉大情懷所感動，覺得興建紀念堂不僅是所有身爲佛弟子的無上榮耀，更是將佛陀智慧教育擴大範圍、發揚光大的最佳途徑。吳大德爲了護持此千秋萬世之大業，慷慨解囊贊助善款，變賣金飾儲存海資，並將此功德迴向亡妻古辛蘭，眞正是一位力行菩薩精神的虔誠三寶弟子，實在難能可貴。

陳林琼姿二十萬元建院

中壢的陳林琼姿樂捐二十萬元，襄助建院基金。陳居士爲一虔誠的佛教徒，陳居士知悉「慈濟」百世千秋的救人事業後，深覺植福惜福的重要性，總是隨緣盡力以襄贊善業，她曾經樂捐十萬元善款贊助「慈院」。因陳大德於民國七十一年七月下旬投保新光百齡終身壽險一份，五年還本，今已滿五年，得二十萬元利金，故以夫婿陳維興之名義捐十萬，以長子陳顯光、次子陳建誌之名各捐五萬，願以此功德迴向「慈院」早日圓滿利生大業，並祈願天下善士繼續支持「慈濟」善業。

陳重安伉儷義捐六十萬

善緣深厚、熱心助人的陳重安夫婦，經營昱保股份有限公司，由於一次殊勝的機緣，從靜冠委員的介紹中知悉師父發大悲願，就此欣然投入「慈濟」懷抱，奉獻心力，護持「慈濟」。

七月二十六日，陳大德伉儷專程搭機至花蓮，適逢師父帶領「慈濟」義診服務隊至瑞穗鄉義診，陳大德伉儷等人遂立即趕往瑞穗，拜謁師父並親交六十萬元建院善款。陳大德伉儷深爲己身事業忙碌，無法奮袂挺身投入「慈濟」委員行列而遺憾，但他們仍表示，將竭盡所能護持慈濟。

李淑芬樂捐建院三萬元

「天下父母心」，父母愛子女的親情是最眞、最善、最美的人間愛情，基隆的李淑芬大德不僅是位賢淑愛子的母親，更將「慈母心」之愛擴展爲普愛天下衆生的大愛長情，她以愛女沈佩賢的名義樂助三萬元建院基金，並將功德迴向愛女，身體健康。

佛教慈濟醫院芳華誌

黃麗蓉

△七月一日早上十點，「籌設慈濟醫學院第一次會議」在縣政府會議室舉行，擬請花蓮縣政府及有關人士協助取得醫學院建地。縣長陳清水非常支持「慈濟」在此設立醫學院，以提昇地方的文化水準，培育地方人才，這也是地方人士所樂見其成的。

△七月三日早上九點婦產科楊朝融主任爲一位姚姓婦人進行子宮卵巢的切除手術。五十二歲的姚姓婦人近年來腹部逐漸突出，尤其最近時感不適，遂前來本院診察，經醫師詳爲檢驗，竟是巨大的子宮肌瘤及卵巢水囊腫。經一個多小時，切除下三個重達二千零四十五公克，大者如嬰兒頭之巨大腫瘤，手術進行極爲順利。

△一粒花生米使一個活潑小兒突然變成低能兒，這個意外發生令人惻然。今年五月這位才一歲多的陳姓小女孩因大人一時疏忽，吞食花生米阻塞氣管造成腦部缺氧，雖經送往北部某大醫院手術，但腦萎縮卻已不可挽回的影響其視神經及運動功能。七月一日，本院復健科開診，孩子的母親帶來孩子，尋求復健，此後每天下午均耐心前來做復健訓練，孩子活動能力已有明顯的進步。

△七月四日台大復健科連倚南主任蒞院特別門診，並於早上九時在門診處準備茶點慶祝復健科的開辦，師父、院長及各單位主管均前往祝賀。本院復健科除每星期一、三、五的早上由林春鶴代主任應診外，每星期六早上均有台大的連倚南主任、賴金鑫副教授、陳秋芬副教授及林銘川主治醫師輪流前來特別門診。

△七月四日花蓮縣壽豐鄉一位蘇姓少婦懷孕六個半月流產，生下一個僅八百公克之早產女嬰，這個女嬰被救護車送往花蓮市某大醫院，因設備不足再轉送來本院，當時該名早產兒皮膚已經發黑了，本院隨即緊急施救，終於保住一條小命。

△七月六日，外科張耀仁主任爲一紀姓患者（男、六十二歲）進行一項大手術，手術時間長達十個小時。該名患者十天前開始感覺腹部疼痛，小便黃色前來本院求診，經以內視鏡胰管攝影、肝穿刺檢查及超音波、電腦斷層掃描，診斷爲總膽管癌，其總膽管末端有五公分大腫瘤，引起阻塞性黃膽，所以全身發黃；膽汁沒有排至腸管所以大便是白色的。這次手術甚爲困難，手術自下午二時進行至凌晨一時終於順利完成，輸血二千CC。

△七月八日早上，楊白衣居士的夫人陪同二位日本中外日報記者前來專訪師父，並參觀醫院及精舍。據悉本院榮譽董事陳燦暉教授曾在日本中外日報刊登一篇介紹「慈濟」的特稿，故專程前來採訪。二位外國友人頻頻詢問「慈濟」種種，除由楊夫人翻譯外，杜院長亦以流利日語爲二位來客詳爲介紹「慈院」種種及未來展望。

△本院七月八日起內科又增闢內分泌及神經內科的特別門診：內分泌（如甲狀腺、不孕症、更年期障礙、副腎等疾患）是由台大主治醫師蔡克嵩大夫於每星期三上午爲大家服務；神經內科則由台大黃瑞雄專科醫師於每星期四上午駐診。

△七月份裏，本院行政部門新進一位主管，另醫務部門也有二位主任履新，他們分別是：社會服務部蘇信如主任，是頗具親和力的新女性。蘇主任於七月初到任不久，很快就進入情況，這次週年慶所舉辦的下鄉巡迴義診，就是蘇主任與社工員林純霞小姐的精心策劃，得以順利圓滿的進行。

△七月十三日，本院正式成立「職工福利委員會」，由杜院長擔任主任委員，另於行政部、醫務部、護理部選出十五位委員，也設置總幹事、業務幹事、財務幹事，以辦理職工福利事項。

△七月十五日，本院招考護理人員計四十位報到，連續三天一連串的職前訓練。在訓練課程中除了護理方面的訓練外，師父也爲新近人員做一小時的開示，護理科廖主任、開刀房溫督導，供應室林智惠護士長、陳秀杏護士長也爲大家介紹有關環境，使新到任的護理人員儘快的進入情況。

△張幼國醫師於七月十六日接任婦產科主任，其專長爲婦產科內分泌學及超音波學。張主任已確立今後婦產科的努力方向，如成立優生保健諮詢中心，試管嬰兒的研究發展等，對於不孕症、內分泌學、婦癌之手術與藥物治療則爲婦產科診療的範圍。

△本院內科主任人選終於在衆人的殷盼下由具有博士學位的莊立民醫師擔任。專擅一般內科、新陳代謝以及內分泌的莊主任頗有雄心大志，要於任內把內科體系堅強的建立起來，使成爲東部地區的特色。（十六）

我從西藏來

喬因・聽巴 原著　沙千夢・黃心嶽 譯

丁哥清斯給我上私人課程，教我阿帖。他也拿學說—亞地的意思是「絕對」—他教導我聽巴土古第十世和其他老師教給他的學問知識。

幾個月之後，他離開寺院，令我非常失望，竟然一連多天，不想吃東西和溫習。這次的別離，比亞森喇嘛的別離更爲令我傷心。

過了幾天，亞富卡馬決定帶我回到多基卡因桑靜修中心，並且改變我的課程。他要我向那裏的僧人和居士們開示和講解佛學，這些僧人和居士中，有一位是拉督王的兒子。（當聽巴土古第十世被困在監牢的時候，就是經拉督王的幫助，才使他能從監牢中釋放。）

一九四九年，西藏東部的情況開始變得很混亂。在中國，國民黨與共產黨發生戰爭，勝利的是共產黨。可是共產黨戰勝的消息，並沒有即時就進入西藏，西藏拿依舒沙加省的西藏人，和國民黨是聯盟，他們因爲沒有得到消息，仍舊進軍幫助國民黨。他們還帶有一千多隻馬匹、大量的食物、羊毛、衣衫和皮件，要送給聯盟者，直到他們進入中國近界時，他們才知道戰爭已經結束，而他們也被迫放棄了所有的東西。不料共產黨竟然乘機以這次事件，作出很大的相反的宣傳。

他們把西藏人將馬匹、羊毛、食物、皮件等東西交給共軍的場面錄了下來，使它看上去好像是西藏人在向共軍送禮。然後，他們佈置了一個盛大的宴會，叫西藏人參加，再把宴會也錄映了下來，使它看上去好像西藏人和共軍充滿了友誼。

三個月之後，我們得知三位共方官員來到了西藏的積依根多市——我們省份的貿易中心。三位共方官員，在拿依舒沙加省施行權力，修曼寺就位於這個省份。

這時共方並沒有帶軍械，也沒有過份干擾省裏的事務，西藏人與共方也就暫時保持了友善，但是，在內心裏，西藏人仍舊對共方不信任。

兩個月以後，三位官員中最高級的那位官員，對西藏人提出意見：「你們在佛壇上的奉獻，很浪費食物；你們應該吃多些東西，不要把食物貯藏起來。你們還應該了解，在將來，你們不會再擁有現在的自由。」（後來我們才知道，原來這位高級官員，其實和國民黨有關係，他的弟弟也是如此。他弟弟後來被共軍逮捕，他自己則逃去了印度。）

就在這個時候，我母親離開了她的丈夫，遷居到德斯跳附近。她替聽巴土古第十世的一位姊妹做製奶工作；她不可以進入我的寺院，但我可以去探訪她，她送給我奶和乳酪，每兩星期一次。大約一年後我父去世，她也就再沒有回去家鄉。

我已經十一歲。需要花多些時間在較高深的學習上面。我被召回德斯跳去宣誓遵守菩薩戒律，我要這樣的發誓：

「在所有的佛陀、菩薩的面前，在我的老師盧巴多基的面前，我發誓要得到覺悟。我接受世上一切生物爲我的父母，我要對他們無量的慈悲。我要培養耐性、勤勉、智慧、正統作爲精神力量、直覺、集中、大志。讓我的老師允許我成爲未來的佛陀，成爲不入涅槃的菩薩，一直到達這一枝草都覺悟佛理的時候。」

宣誓完畢之後，我沒有返回多基卡因桑，亞富卡馬帶我到盧巴多基所主持的靜修中心——狄珍喬寧，因爲我現在要直接跟他學習。

盧巴多基的樣子很特別，他的頭幾乎全禿，留着一束尖尖的鬍子。他對法規、戒律、學說的準確，非常嚴格，對舉行儀式非常熟練，而且非常精於誦經的藝術。他雖然爲人嚴謹，但他非常和藹，對人了解，他的靜修中心附近，有許多野生動物和雀鳥，他在裏面很快樂，他多數的時間，都在寫作。

靜修中心位於一座山坡上，下面是一個山谷，前面是更多的山嶽。楊柳和發香的杜松遍佈長滿青草的山坡。因爲這山非常的高，所以每天早上，山谷都被雲層所籠罩；盧巴多基有時叫山谷做「雲霧的花園」。我因爲環境改變，很是高興，亞富卡馬也很喜歡狄珍喬寧。

盧巴多基獨自住在一個美麗的山洞裏，山洞的前端圍了牆，間隔成一個房間；他把房間的牆，塗上柔和的淺橙色，在牆上貼着從書本上剪出來的細小圖畫，和一些版畫。他還在牆上裝上一些櫃子，安放東西。房間裏有一個佛壇，是用雕刻過的石頭砌成的。他有很多裝飾品，都是細小的佛教物品，他准許我拿它們來賞玩。山洞裏有一個完整的廚房，因爲盧巴多基喜歡自己照顧自己。山洞的洞口有很陡的石級，山洞離開靜修中心，有一小段路程。

通常，只有四位僧人住在靜修中心，作他們的四年靜修。但中心附近有幾座屋子，住有十五位僧人，他們每天到中心學習課程。（九）